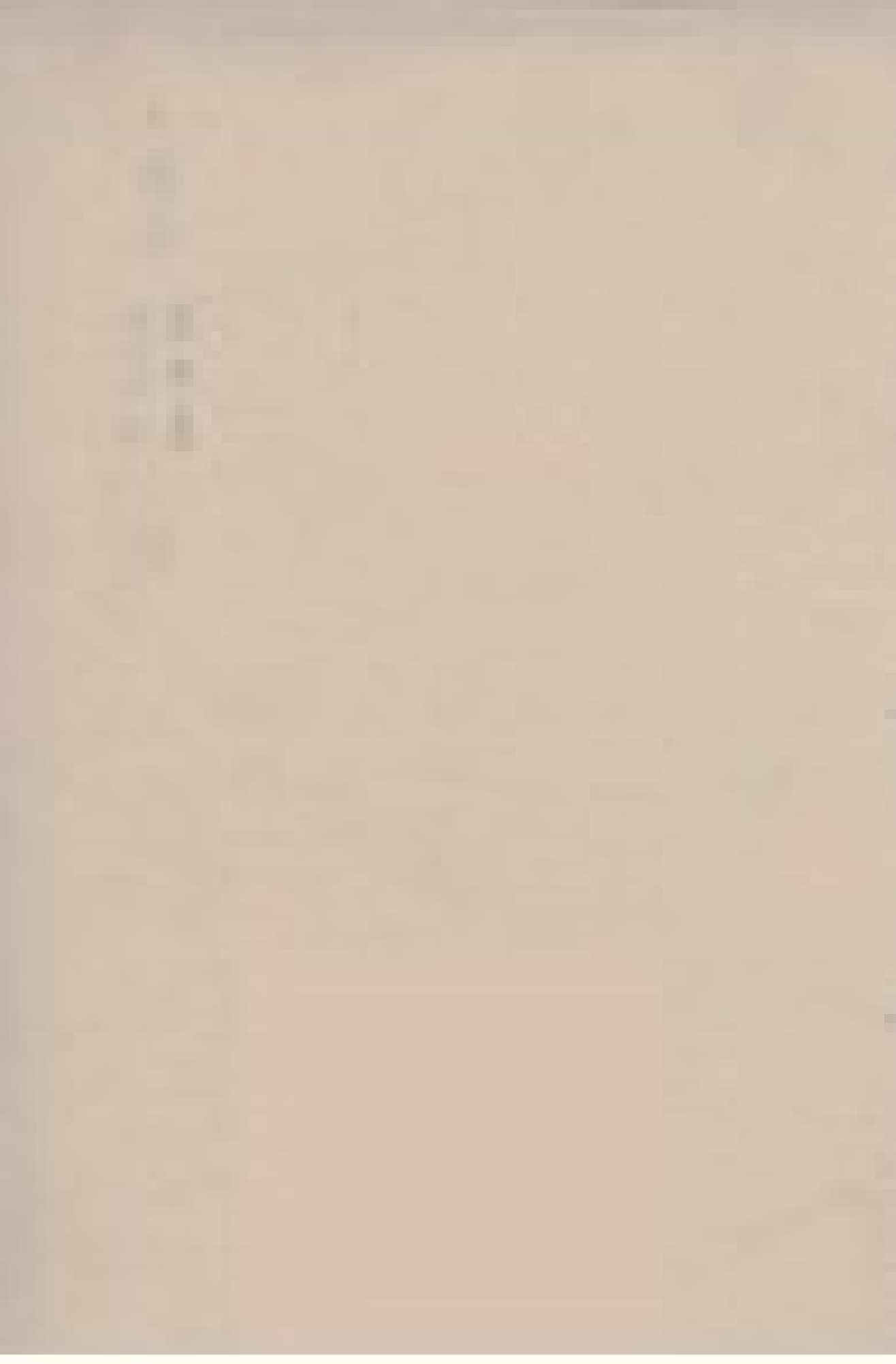




魏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袁渙軍張範弟承涼茂國淵且田疇

王修邴原管甯胡昭王烈張珩焦先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

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當時諸公

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

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

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

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
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
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
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
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
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
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
乎布乃止布破渙得歸太祖

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爲禮
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
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
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
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

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謂所
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
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
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
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
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
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
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
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
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
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旣勤之矣今之所以失

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

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

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

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

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稍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問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瞰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

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
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
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
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
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
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
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
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
風歷位郡守尙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
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
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
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清平稍遷至尙書早卒

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
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進字
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
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
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儒才泰始中為給
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
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
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
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霸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
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
日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
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
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
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

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旣興外患必衆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微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

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

疾畱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
及承子戢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
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
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
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
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畱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
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
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
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
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魏書

曰文帝卽位以範子參爲郎中丞孫劭
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

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

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爲樂浪太守公孫

度在遼東擅畱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

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

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

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

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
柳城之年度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已不復在矣

丙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成敗夫
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
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
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
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
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
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
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尙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
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元別傳曰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

子尼美才也吾觀

後與

邴原管甯等避亂遼東

魏書曰邴篤學

其人必爲國器

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

山巖名

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

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

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

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

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

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

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

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

統畱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

旣破後有餘黨皆應伏

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

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

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

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

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

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

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畱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

其子泰爲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三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

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

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